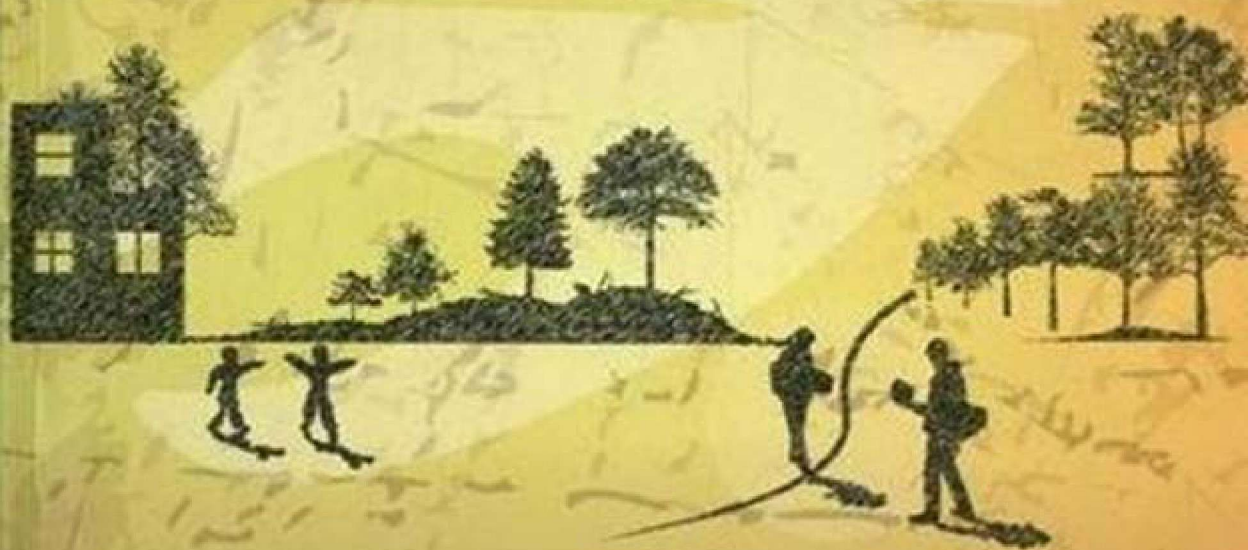


沿着东北方向

马略词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沿着东北方向

马略词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沿着东北方向 / 马略词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250 - 5

I. ①沿…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9985 号

沿着东北方向

作 者 马略词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4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250 - 5

定 价 38.00 元

前言



马略词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在回忆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有些感觉一落笔才刚刚开始。说实话有些东西早就在心里写好了。

过去经历过的沉在心底的有些滋味经常冒出来骚扰我，曾经的雄心豪迈淋漓痛快，伴随着更多更汹涌的灰色、黏稠的东西习惯性地爬满了我的心头和神经末梢，挥之不去。

小说这时发生了作用。用汉字书写小说这种勾当竟然让所有的黏稠僵硬性板结起来，然后声响成片成片地脱落，舒服之极，完全可以用脱胎换骨或者用破茧而出这样的成语表达。

为此，郑重地感激一番汉语语言文字。我正在惊喜她伟大的理疗和按摩作用。

小说是一种好东西，长篇小说是好东西中的好东西。这种感觉好强烈，在我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

个人认为，写小说的人应该是流浪过的人，这包括肉体的心灵的境遇的，总之要曲折跌宕一番的。

那些缺乏变化的只在书房里波澜壮阔的人适合写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比如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那样的东西更文气和安静，像盆景和花盆里的植物。

而写小说需要复杂和所谓的丰富，那么过于正统和正经的人就不适合干这种职业，他们写的东西像不放调料的菜。

我是流浪过的人，还当过很长时间的流浪汉呢，复杂和丰富的程度可不得了，我自己都佩服自己。

总之，阅人无数吧，阅过的事和阅过的书也乌央乌央的。总之，我认为我是适合写小说的，我准备一直写下去，口才再好的人也劝不住。

我的流浪在青年时期吧，基本上都是沿着东北方向的。虽然我知道我出生在这个国家的西北，但我也知道东北方向才是我的命门。

我还生在这个城市的东北，第一次坐火车是三岁时沿着东北方向去的北京，第二次坐火车走得更远，十岁时沿着东北方向就去了母亲的老家河北秦皇岛南戴河昌黎一带；第三次十二岁的时候远上加远就一气沿着东北方向去了父亲的老家东北四平梨树对郭家店等地……

总之，血统和性格以及人生的感悟都基本上和东北有关。所以，沿着什么方向不单纯是指行走的概念。

重要的是我十八岁沿着东北方向去了长春上了大学，那四年说实话值得兄弟我挥洒如此之多的汉字。

因为沿着东北方向，很有必要。东北话，必须的。

那个大学时代不客气地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时代，因为门槛高，太难考了，因为两百多人才取三四个人吧，不像现在一本到三本恨不得五本比例高的一

点成就感都没有。

我的大学值得一部长篇小说的分量，我甚至考虑随后有可能的话把它改成电视剧以纪念我八十年代那种令人回肠荡气值得怀念的相当牛逼的大学生活。

那种生活是很有临界状态的。仿佛第一次推开家门看到了更广阔的原野，是那样的跃跃欲试，又颇有顾虑地频频收缰……

其实，谁也不能轻易地小看校园生活，那里面貌似平静平和，实际上却具备《战争与和平》那样史诗般的浑阔和激荡。酒精、女人、争斗、权力和冲突以及相应如倾轧这些小说必要的元素一应俱全。

当然这也是美好的，是美学层面的，趣味的，甚至浪漫情绪情感等等这些小说更加必要的元素也一一具备……

沿着东北方向，就是这样，

——一种粗犷豪爽的情怀。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32)
第四章.....	(050)
第五章.....	(069)
第六章.....	(088)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41)
第九章.....	(168)
第十章.....	(186)
第十一章.....	(202)

第十二章.....	(221)
第十三章.....	(239)
第十四章.....	(256)
第十五章.....	(270)
第十六章.....	(282)
第十七章.....	(297)
第十八章.....	(311)
第十九章.....	(323)
第二十章.....	(339)
第二十一章.....	(365)



第一章



1

树木葱郁，枝叶蔓延，舒展。

树太多了，普遍高大、直挺。路边还散布着低矮一点的各种植物。

放眼一看，整个城市好像都掩隐在一片林木之中。

应该说，这座城市和我从小长大的那座很不一样，这无论整体或者细节的感觉都是如此。

确实不是一样的面貌。这里几乎每个建筑都像是一座城堡，这是无法回避的感受。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有坚固厚重的外墙和角石堆砌。另外，不时出现的几种墙面的颜色让我的眼睛吃惊不小。像那种米黄的是比较普遍的覆盖，甚至还出现白色和暗红的那类。这些超出了我十八年的视觉经验。

似乎来对了地方，我开始高兴起来，抬起右臂向天空的蓝天白云伸出了血管

暴突的手掌。那时，正是一阵清风吹过，阳光从云层中逐渐溢出，然后，通透直率地大面积扫过这个貌似纯朴、自然又有那么点欧化的城市。

这时候我挺直身体，晃动着脖颈颈并龇牙咧嘴，活动了几下脸部僵硬的肌肉。这时我看到了路边长满黄绿草叶的坡地上有几只小鸟蹿蹦着飞起来。突然，我做出了一个平常从未做过的夸张表情……

2

其实，我正在奔跑，动用的是双腿、情绪，甚至可能还有思想。

能在这样的城市里跑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年轻的身体表面流淌出热情的液体，年轻的眼睛看到许多新鲜的景象。

其实，我正在一条名叫斯大林大街的街上奔跑。一条相当宽阔的街道，如此宽阔的街道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至于为什么叫斯大林这么一个名字我不想历史感地解释。这在我的叙述中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条大街在我就读学校的东侧，有关我个人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就这样双脚交替着跑动，时常就跑出一段风一般的速度，此时，我能兴奋地听到耳后的长发像一面旗帜般猎猎作响。

那天，我是有一些气力的，可以持续着威风地跑步。可能我纵贯了整条南北向的斯大林大街，然后沿着东西向的自由大路西回转至同志街右拐 200 多米就进了校园的正门。

记得当时我雄姿英发地跑进了校园，跑步进入了大学的早晨。我知道我将和这里的一切发生大概四年的关系，我需要好一点的姿态和亮相。

可以看到许多早起的学生，虽然是星期天，但他们还是和我一样迎着八十年代的朝阳进行着他们的活动。

背书的人应该占据着相当的数量。男生女生花插着在路边的树下踱步闭眼而且摇头晃脑。有的人声音很大，声道传递出英语或者日语的单词和句型。个别的



我能听懂，这时我会向他们点头致意并且露出会意的微笑。也可以听到汉语，接近第七宿舍楼的时候我的耳朵听到了类似诗歌一样的东西，而眼角扫到了朗诵者激烈奔放的手势。另外一种汉语是“油炸糕，热乎的”的叫卖声，这样的表达比诗歌那样的东西明显通俗易懂。

有点饿了，油糕的香气瞬间发达了我的嗅觉，但我不能停下来，因为迎面不远处正跑动着一群女生，色彩丰富鲜亮的移动，伴随着别致优雅的跑姿，有的还一颠一颠的弹性十足，个别的头昂到了只能看到她那秀气的鼻孔。另外还有两三个头戴发带的姑娘迈着长腿，青春的呼吸扑面而来。

这时，我调整了一下姿势，腰板挺直步幅拉长表情端庄地迎上去，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顺便呼吸了她们的氣息，然后我没有忘记这时转过头再看一眼这些个青春的女性背影。发现她们中大部分的腰臀之间具备相应美好的关系。如此，眼睛和心理在那一刻就很舒服，没有办法，这样的习惯是我在西北长期养成的，无法在东北得以改变。

也遇到了闲逛的一群，男女杂合嬉笑着只言片语里面显露出天南地北的口音。和背书以及运动的人相比，他们有点不合时宜，明显浪费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相形之下，我显然是重视时光的学生吧，至少早晨是这样的。而且我可能还是有目标的青年，就连跑步都有明确的方向。我的方向是那片松林，那是我晨跑的最后一站，那个地方比较安静，早晨的时候更安静一点。在那里我需要压一压腿，伸展一下腰肢，舒缓安慰疲劳了两个多小时的肌肉。另外还需要蹦蹦跳跳，因为我还有继续长个的想法。

说是松林，实际上是亚热带和亚寒带树种的集杂，叫不上名字的乔木、灌木各种。松树多一些，就叫松林吧。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不需要和别人商量。

松林位于图书馆的侧后。我沿着这座建筑的庭院回廊左转，这时可以看到前方不远处一道白绿相间的水线，我知道那是一泓浅浅的池塘。而池塘的北岸缓缓

起伏着一座浅丘。

这样我环顾着没有停下来，遂以十八岁的敏捷身姿穿过浅丘西侧一座低矮的石桥。然后，年轻的身体就进入了这片景色很好的树林之中。

树木不似应该情境中的高大，造型也不够粗犷。不过这没有影响我的心情。这没什么，我身处的所在毕竟只是校园的角隅，这又不是斯大林大街两旁的林带，更不是什么东北山区里的原始林木。

但是松树已经足够让我意识到身处在东北了，这用不着现场考证这些松树是否落叶或者针叶。

总之，眼睛里看到的大多是具有新鲜感受的植被，这包括低头看到的草本植物和交错混杂的灌木野丛。

这不奇怪，对于西北长大的我来说，他们的确陌生。

不知道为什么就对着这些植物扯开嗓子大喊了一声，带着悠然飘荡的余音，声音之大足以干扰斜对面图书馆里的阅读者，而且声线的高亢和迸发让本人意识到这个物理行为的征兆不显和毫无原由。

这时，一只黄褐色的松塔落在了我的肩上，突然性堪比我刚才的发音。这也说明我这一嗓子的威力，这让东北大地感受到了西北男中音低沉厚重具有金属般穿透力的震动。

望着散落在地上的几粒松子，我觉察到秋天的到来，此时林子里绿黄、褐红等等丰富参差叠影的色彩也正在提醒我这一点。

东北的早秋其实已经来得更早一些了。和季节上的披露一样明确的是，似乎有一件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当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东北，从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当时，我记得，一只松鼠沿着我的视线在树干和枝条中自由自在地游走着，阳光击打在它黄褐相间动感的皮毛上闪着光亮，似乎像极了跑步时的状态……



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公元1982年的秋天，9月冒头的日子吧，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了东北中部城市长春上大学。

随身携带的是少许的行李和一只旧的露出木质本色的箱子，另外还有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巨大热情。

初来乍到，时间不长，但实际情况透露出这位来自西北西安的青年适应能力是可以的，甚至还有那么点强悍的意思。

比如马上就能在校园之外宽阔的长街独自一人长时间地跑步；比如敢于在松林里狂放地大喊；比如他还是有那么点想家了，虽然他从来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他明白一点，他的这次东北之行肯定是值得骄傲的，这里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但是他来了，步子迈得近乎昂首阔步。能进这所东北最高学府的校门，他在家乡的考区至少干掉了160个高中应届生，概率之小，几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那一年是这个国家史上高考最难的一年。他赶上了，没有掉链子。

事实证明，他的智商是有杀伤力的。事实证明，他略显稚嫩的自信心在前往东北之前已经开始有了相应的膨胀。因为在西安阳光炽热的夏天里，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一批自视姿色上乘的高中女生开始轮番向他献媚。

那个时候他就有点忙了，实际情况是有点手忙脚乱，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完全没有什么经验和心理准备，但是他必须应对那些长相不错以前在学校上课或者路上碰见看都不敢多看两眼的姑娘们，

那时他可以说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已经敢于多看两眼了，尽管他还不习惯姑娘们眼睛里光芒的热度，尽管他不知道说什么好，缺乏随机应变主动提出话题引领节奏的能力。

这可能是他日后值得回忆的一个时间段，这是他两性交往经历的第一个繁荣

期。不过，这应该是一种虚假繁荣。因为在那个一动就热汗直流的夏天里，因为那个时代的心理局限，因为还没有成长起来的胆量，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只不过有两次在夜色的帮助下，在匆忙和慌乱之中，探寻了两番异性陌生的身体，只不过这种探寻仅限于饥渴和颤抖的双手。黑暗中触感的回味和时后品嚼强烈而又混沌，大体的感觉让他忆起了少年时光在郊区浐河浅滩沙泥中摸鱼的情景和手感，甚至气味也有类似之处，总之，所有的状况让他足足惊讶了三天，同时伴随着某种莫名的心血激荡。

可以说，夏天短促而强烈的异性刺激激发了这位男性青年积压在身体内部十八年的热情，这种热情由夏天延续至秋天，由西安延续至长春。

事实上，这位青年正在大学里接触陌生而新鲜的课程，同时接触感受东北的一切，辨识面生的建筑和植物，辨识面生的男生和女生。

事实上，这位已经有了点感觉的青年是我，本人。

4

需要辨识的面孔很多，寝室的，班里的，高年级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我不能马上分辨清楚这些那些有名字的个体，他们的面部特征同样超出了本人十八年的视觉经验。

那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比较辛苦，应接不暇，几乎没有一刻得闲。

耳朵的事情相对好办一点，虽然最初要分辨五湖四海的口音，但短短数日，那些原生性的口音竟然消失了，几乎一夜之间就淹没在东北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必须重视东北口语的作用。因为我已经觉察出这种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优势，说是有巨大的魅力我也不反对，同时我发现所有非东北籍的新生那些日子好像下意识地缄默无语，即使说话也从不大声，而当他们再次开口朗声说话的时候，那一口虽不太标准但已有一定味道的东北话就脱口而出。



东北口语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沉思的问题。我没有沉思，那个时候我不习惯沉思，我有我的办法，我去问老师，去问我们哲学系的老师，老师的本职就是教会学生思考的。第一个请教的是王讲师，他是我喜欢的这类老师，因为他上课不看讲义就可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但这回他没有满足我的听觉，他沉吟片刻，抬手推了推眼镜的架子，他说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啊，很好，你提问的方式很好，那啥，这样吧，马上就要上课了，我们回头再探讨，可以不可以？然后又推了推眼镜的架子。

这时我也抬手推了推鼻梁上方，但那里没有东西，手指头扑了空，一如我刚才提问的结果。“可以，可以，老师，下回我提一个哲学方面的问题。”说完，我五指如叉，梳理了一下头发，心里面有点不甘心，忍不住又问，我说“老师，那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呢”“啊，这个嘛，哲学问题就是……”这时，王讲师手背到身后，缓缓踱步，接着说道“哲学问题就是有高度有深度的问题，是大问题，至于普通的日常现象嘛基本不在其列。”说完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注意了一下我的眉宇之间，可能发现那里眉头的疙瘩没有解开。

然后就上课，然后我发现王讲师的这节课明显没有以往流畅，说话有磕磕绊绊的现象。有一次还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思想家的观点搞颠倒了，幸亏他抢救及时，及时纠正了。这时我又看到他手推眼镜的举动。直觉告诉我王讲师也许正在思考本人刚才提出的问题，尽管那个问题不够哲学。

我有那么点内疚，因为课前我的提问客观上有干扰老师讲课之效用。但同时我也有点得意，我的问题让老师有反应了，它应该是一个够级别的问题，有价值的问题。

有价值的事情还有，那就是隔壁寝室的李天启下课后单独找我谈话，一边动手拍我肩头一边就言语着表扬我。他说你小子挺尿性的，前几天那么多人提问都没难倒王老师，你一个小问题就……啊，哈，嗨，好，你知道不，你提问的时候

我正好在旁边听着呢。

当时，我不明白“尿性”这句东北方言的确切含义，但我明白的是李天启在夸我，这让本人身体中段的泌尿系统一时间感觉很舒服，舒服完了我回到寝室悄悄问老六，老六在我们寝室按年龄排行第六，名次不太靠前，但据说最有智慧，所以我问老六“尿性”是什么意思？老六是东北辽宁铁岭人，应该回答的相对准确，他抓了抓脑袋上的乱发说，尿性其实跟尿大概没什么关系，好像形容有性格够硬朗，是条汉子的意思。

一听这种专业的解释我心里就高兴了，但表情上波澜不惊，我需要深沉一点，不能随意喜怒上脸，这符合当过副团长的大姨夫在我上大学临行之前的教诲之意。

好像就是从那句“尿性”开始的吧，也许时间更早一点，总之我喜欢上了东北话，而且自此对东北口语敞开了心扉，学习和听说东北方言的热情一时高涨。

敞开的还有心情。我开始用半生不熟的东北话逮谁跟谁聊天，当然，重点寻找东北籍人士，当然这没什么难度，因为东北籍学生在整个学校占了多数。这让我迅速熟悉了我的同窗们，他们都很好，态度和气地告诉我东北话管聊天不叫聊天叫唠嗑。

于是我四处游走着唠而嗑之，一时间就很受欢迎了，很快成为班里面社交界的名人。这让坐在我前排的董文波在上课间隙之中经常回头与我亲切握手然后说，本人是他见过的最敞亮的人。“敞亮”这词我大体能猜得出来，应该是直爽大方的意思。敞亮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没什么心眼不留什么心眼的意思，不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我是一个敞亮的人吗？深夜我躺在第八宿舍楼336寝室进门靠右中间的上铺床上动用十八岁的头脑思考问题，在此之前，在西北西安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想想从来没有总结过，但我知道肯定和在东北长春这时候不一样，具体怎么个不一样我有点说不清楚，那个时候我不善于总结，那时候我善于发现，但



不善于发现自我。

但现在，我是敞亮的人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不，应该是吧，很多人都这么说过，不止董文波一人。对此，我遭到过不少同窗的严重表扬。

敞亮，十八岁的敞亮。大敞大开，直白透亮……

5

其实，静下心来时，我还是老实地承认了我性格上转变的真实过程，尽管对于这一变化我自己的心里感受多少有那么点突然，这如同我从西北黄色土壤急转至东北黑色土壤的变化。

这一点，我在那个临近中秋的星期六中午得到了地理和时空跨度的神秘印证，那是一个瞬间，仿佛被一种气体般的物质冲透了我头脑里和神经中的两线通道，那一刻，我意识到某种意义上的神清气爽，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实际情况是那一时刻我的双肩失控性地抖动了起来，抖得可以说很厉害，旁边同行的几位同窗还手摸了我的额头几下，以为他们面前的这位爷们儿打摆子发烧了呢。

说不清那种状态，汉语说不清楚，即使动用英语也可能白搭，总之，我“通透”了，在长春这个城市的中心，那个名叫人民的广场我浑然一体地通而透之。在那个当口，阳光直接透过所有的物体呈现一种万物透明的肌理效果。

那个时候，我的双眼视网膜里由于太阳光线的折射呈现出两种影像的叠加。一种是以人民广场为中心视野浩瀚地辐射出环状的多条开放式干道，广场如阳，道路如线。这就是眼前这个城市的形貌。另一种是四方四正闭合的明城墙，沉稳庄重的西安内城，这时幻象中的我正以肉眼可感的速度从城墙的缺口处冲出然后融入环状放射的奔放之中……

这就是我获得的变化和所谓的敞亮吧，当然，这个获得的过程不好解释，不是日常和通常的方式，应该称之为一种精神上的“舞蹈”，对，是舞蹈，没有其他更好更合理的解释。